



时光容器

木心的莫干山居

王琪森

在莫干山上枫韵谷别墅区小住几日。老别墅历经百年沧桑,波澜不惊地让我们感受了那远去的岁月背影,一切都在等待中相逢。俗缘尘绪,人生就是一种邂逅。雪泥鸿踪,年华就是一些留痕。

傍晚时分,我正一边悠闲地喝着茶,一边观赏山景。管理员小黄对我说:出别墅后院,便是当年木心的故居。

这个信息立即引起了我的兴趣。20世纪80年代初,我曾与木心在上海工业展览馆办展一年多。我们曾朝夕相处,留下了不少难忘的记忆。他曾经跟我说过,莫干山可真是个清静幽雅之地,但没有说他在山中居住过。如今在我客居之地的咫尺,竟有他住过的房子,这真是一种缘分与机遇。于是,我在小黄的熱情引导下,即踏着竹林间的小径前去拜访。

莫干山上老别墅除了有雅致的名称外,为了便于管理,都是编了号的,如我们入住的枫韵谷别墅,又被称为62号别墅,而木心当年居住的别墅是66号。这是一座典型的苏格兰式乡村别墅,因山势而建,前两层,后一层,上下有六室加客厅和小书房。别墅外墙上挂有铭牌,上面写着:“德清县第二批历史建筑——莫干山66号别墅。该别墅是一幢置有半地下室的石木结构老建筑,为美国基督教复临安息会之产业,建于1904年,距今已有百年历史。是莫干山众多老别墅中保持原貌较好的建筑之一。”虽说“保持原貌较好”,也仅是整体结构还在,由于无人居住,已显得相当衰败颓唐,门窗大都残缺不全,院内杂草丛生,弥散出落寞的沧桑感。唯有那相拥的竹林所泛出的苍翠,似依然呵护着当年的梦境,还有那相依的一树霜叶所折射的红晕,似依然传递着诗意的眼神。

这座似乎已远离尘世、无人间烟火

的66号别墅,在木心的人生行旅中是一处相当重要的驿站。

尽管木心作为一个“文学的鲁宾逊”,自称“我的存在已是礼节性的存

在”,但他在这里度过了他一生中纯粹、最澄明、最自在的读书写作、遐思畅想期。这段日子对他来说是刻骨铭心的。即使在他生命的最后一年,他依然眷恋思念,深情而伤感地吐露:“很想旧地重游,可是据说那房子已经不在。”也许这就是木心一生收藏的莫干山情结。

1950年8月,在莫干山通往剑池的山道上,一名挑夫挑着整捆的书、画、纸及电唱机等拾级而上,后面跟着一位面容清秀、气质儒雅的青年,他就是24岁的木心。其时他已辞退杭州第一高中的教职,对那西子湖畔舒适的生活、三潭印月旖旎的风景,还有那份颇丰的薪金等,他都不在乎。为此,他在专为莫干山居而写的那篇散文《竹秀》中告白:“我是在寂寞。夏季八月来的,借词养病,求的是清闲,喜悦以山为伴的诸般景色。此等私念,对亲友也说不出口。便道:去莫干山疗养,心脏病。”

就这样,木心把自己流放了,陪同他流放的,还有他那正盛的青春及书桌上的莎士比亚、福楼拜及尼采的书。他以工整的楷书写了福楼拜的名言:“艺术广大已极,是可占有一个人。”并恭敬地贴在床头。

老别墅内的楠木家具,是父亲留下的。木心的父亲孙德润当年也是为了养病住进了山间,但终因重病难愈,在木心7岁时便撒手西归。

而今这位乌镇孙家花园的少东家又乘此养病,“莫干山半腰,近剑池有幢石头房子,是先父的别墅”,他儿时就说,在《竹秀》中他也写了。其实,他父亲当年是租住,该别墅是美国基督教复临安息会的产业。据周庆云编写的于1935年出版的《莫干山志》中证实,在“莫干山住户表中”,并没有孙德润的记载。但这一切似乎对木心无关紧要,也正是这种错觉,才使他有回家的感觉,在山居中感受到父亲当年生活的气息。不过,他却是以殉道者的精神来此的,远离红尘,与世隔绝,潜心读书,专注写作。从木心后来的人生行旅及所取得

的艺术成就来看,莫干山居为其作了精神

上的铺垫和心灵上的引导。

木心在《竹秀》中自述:“八月、九月、十月。读和写之余,漫步山间。”66号别墅可谓处在莫干山中心的风光绝佳处。朝上走可直达竹海苍茫、楼台巍峨的旭光台,在那里可看壮丽的日出。也可达优雅恬静、别墅成群的武陵村等。朝下走数分钟,就是莫干山的标志性景点剑池。那一方清碧深沉的剑池传说为干将、莫邪夫妇当年的铸剑淬火处,而旁边那飞流直下、喷珠吐玉的剑瀑,洗练出一种穿越千秋的工匠精神。

有时,木心会在傍晚长久地伫立在景色俊美美丽的剑池旁,任那飞瀑打湿他的衣衫,天青色等烟雨。他感到自己与干将、莫邪相邻相守,这是冥冥之中的巧合,还是前尘后世间的相约?难怪他在《竹秀》中说:“我已经山化,要蜕变。”从剑池向上不远,即是峰翠谷秀的古望吴台,干将、莫邪当年在此铸剑的日子,常在晨曦初露或月明星稀时登高遥望故乡。木心也曾在此俯瞰财神湾畔的故乡乌镇,而乌镇在当时也隶属于湖州乌程县。看来,木心与同属湖州德清县的莫干山是有乡梓之情的。那才下眉头却上心头的乡愁,是一道融化在生命里的永恒底色。

尽管木心曾说自己“没有乡愿的流亡者”,但乡愁却是挥之不去的。从山居时的望乡,到后来年暮时的返乡,古望吴台上木心留下的脚印,就是隐藏在岁月深处的最初伏笔。

木心的《竹秀》开头便写道:“莫干山以多竹著名,挺修,茂密,青翠,蔽山成林。尤其是早晨,雾霭初散,无数高高的梢尖,首映日光而摇曳,便觉众鸟翻鸣为的是竹子。”莫干山的景色的确是迷人的,然而生活的现状并不轻松。当时的莫干山尚未通电,山里的冬季寒冷彻骨,尽管老别墅有旧式壁炉,但我们的少东家调理不来,且买来的松木未干,一烧就熄火。于是,他只能燃起白礼氏矿烛,披了棉被伏案写作,右手起了冻疮,左手也跟着红一块,紫一块。但是他朝手中哈一口热气,依然“沙、沙”走笔。

山居半年,他终于完成了《哈姆莱特

泛论》《伊卡洛斯诠释》《奥菲莉娅》三篇论文。从“泛论”“诠释”到“精义”,是木心在莫干山解读人生,也是人生在解读木心。这与他后来又孑然一身地移居美国,在纽约牙买加区的一幢小公寓里埋头著述一样,也就着最简单的面包或熟泡面充饥,但却要每天完成7000至1万字的写作量。他曾说:“岁月不饶人,我亦未曾饶过岁月。”我要补充一句的是:木心,也未曾饶过自己。

现在看来,这莫干山的笔耕,是他晚年著作等身的序曲或是演习。从当年的莫干山到后来的纽约客,木心似乎一直是艺术的苦行僧。那时,莫干山民就嘲笑这位富家少爷:好端端的杭州舒服日子不过,跑到山里来受苦挨冻。那时,也有友人劝他:你已经57岁了,何苦跑到美国去打拼受苦。是呵,早在上莫干山时,木心就说过:“现在生活虽好,但这是常人的生活,温暖、安定、丰富,于我的艺术有害。我不要,我要凄清、孤独、单调的生活。艺术是要有所牺牲的,如果你以艺术决定一生,就不能像普通人那样生活了。”

如果说民以食为天,那么在伙食上,更使木心深切地体验到了一种贫困的尴尬。他的三餐是付搭伙费给一山民家的。初到时,菜肴不错,山气清新,食欲亢奋。特别是“粗粒米粉加酱油蒸出来的猪肉,简直迷人”。但一星期后,不见粉蒸肉了。偶尔邂逅,也是肉少粉多,肉也切得很薄。而在山民的碗里,却是素菜。自小锦衣玉食的木心,似乎第一次真切地体验到感受到了贫穷的无奈与困惑。更使木心惊心动魄的是半夜还有老虎来叫门,后来这只老虎因咬死一只羊而被山民轰走。而木心掏钱买下了一只羊腿,让山民一家四口及他美美地饱餐了一顿,山民自嘲为“馒头雨点,眼睛像豁闪”的吃相,唤醒了这个富家公子的良知,“我是笨,笨得一直以为姑娘全家四人都是喜素食的”。

莫干山的冬天,山裹银装,竹披白雪,静极、美极,于是,木心紧怀着“竹秀”,融入了悠长的梦境。雪后初霁,也就在这年终岁尾的时候,木心下山了。整个莫干山空明澄澈,纤尘不染,满眼是琼楼玉宇的景色。



香港鸭寮街 (油画) 卢慧芬

越野车,如船,巡航在无边的绿与黄之上。一大片,又一大片,白色的蝴蝶,太小,如细碎的纸片,一点点在非洲的草原上漫舞。

远远的天边,金合欢树的树冠上,平整如盖,停着一只大鸟,雄鹰,秃鹫。天大,云多,山平。池塘边上,鳄鱼,一只两只,如石,如亿万年前一般,一动不动。草原的风,在呼呼地吹,如水,又如雨,一阵阵泼洒在脸上。一只伸出车窗的手,好长,似在长长的丝绸上,清凉滑过。又是无数的蝴蝶,一只又一只,一批又一批,漫飞在无边的绿野上。天地,一片白绿。大象,长颈鹿,斑马,羚羊,缓缓而过,或飘,或行,或止。车,时开时行,人,时醒时睡。

幻觉,又来了。童年,小弄堂,小工厂门前的地上,一只只铁丝和螺帽,一只只银光闪亮,在太阳下,幻迷了当年。

人迷,车颠。又是,一片片蝴蝶,漫过,迷离了。这是,全世界的草原,全都围在了身前身后。

那年,在中学的操场绿地上,一个木杵的少年,在大片阳光下,小睡了,可曾梦到过今天?

一片白绿。一次次开眼,将一片片树草,看成了色块斑斓的版画。

天亮,天暗。这里,是坦桑尼亚。乞力马扎罗山,塞伦盖蒂草原,恩格罗火山,还有路边的猿人石像。是的,这里走出了最早的人类。远山如砥,一片黛青。在漫长的疯草下,潜伏了多少狮子和猎豹?这里,有一个世界,在世界之外。

草原非洲

魏鸣放

解 放 日 报 消费 市场 专版

刊登电话
021-22898552

刊登解放日报
分类广告

承接地址
威海路755号上报大厦27楼

联系电话
021-63510135

服务热情、周到
办理便捷、高效

苍生大医 伍连德

孟久成 著

阙功甚伟的伍连德口罩

这种简易口罩是伍连德发明的,所以称为伍连德口罩。制作方法也很简单,用成卷的90厘米外科手术用的洁白纱布制作。两边各剪两刀分成各长30厘米的3条绑带,保留中间部分不再剪切,折叠面积为150平方厘米大小,裹住消毒药棉。戴用时,上边的两条分别绕过耳朵上面,系于脑后;中间的两条分别绕过耳朵下面,系于颈后;最下面的两条向上绕,系于头顶。后来口罩的样式只有两对绑带,都是系于脑后,这种简易口罩是软的,可以调整,戴在脸上,与面部和脖子紧贴。在病房值班时,戴上1个小时甚至更长时间,也没有喘不上气来的感觉。

同时,防疫机构向各级医务人员下达了指示,说明用口罩防护纯系防止病菌进入呼吸道的物理学效应,因而不在于口罩上使用任何灭菌剂,但是有些自作聪明的职员,为了更加安全,又在消毒药棉上洒了几滴来苏尔,甚至是未经稀释的石灰酸,致使嘴角和鼻尖被烧灼。1910年至1911年疫情猖獗时,防护口罩被证明最有用,不仅被用于急性鼠疫病院,还被用于隔离营和停在铁道上的观察车厢上。当时每天都有数百名疑似者和接触者接受检查,他们有的已被感染并咳出带菌的痰沫。这些检查者中有一位或许没有戴口罩防护,或许没有规范使用,这就导致了年轻的医师杰克逊,即沈阳苏格兰长老会传教团的司督阁医师的助手于1911年1月感染鼠疫而丧生。防疫组织完善之后,便准备了数千个标准的口罩,从总医官到夜间执勤的士兵随时取用。一方简易的口罩贯穿整个防疫过程,阙功甚伟。

梅尼的死使梅尼坚持的理论不攻自破,而伍连德的肺鼠疫概念被人接受,伍连德的权威地位正式确立。伍连德用自己的业绩确立了权威的地位,成了疫区的主心骨、定海神针,他一呼百应,防疫措施无一不顺畅实行。

在伍连德的领导下,一系列会议召开,会议做出了如下决定:

- 1.将傅家甸分成4个区。每个区由一位高级医官负责,带领足够的助手对区内房屋逐一进行检查;将发现的所有鼠疫患者送到新的鼠疫医院,将其家属及其他接触者置于隔离所或送往借自俄国铁路局的车辆内加以隔离,施行房舍消毒,每日向主管医官呈交疫情报告。
- 2.为保证更好地控制疫情,尽量将例行检查和疫情呈报工作交由受过系统训练的医务人员来完成,以取代未经专业训练的警察。被替换的警务人员则返回原岗位。
- 3.从长春调1160名中国步兵,以加强有关规则的严格执行,特别注意人群的流动。
- 4.征召600名警察成立一支警务分队,接受防疫工作的训练,并按照医官的命令驻守各地。

可供使用的建筑物,例如关闭的学校、停业的客栈和大酒店等,一律租用,并尽可能改造为4个部分:办公区、消毒区、医务人员宿舍区和接触者的隔离区。

各分区的居民都要求在右臂佩戴政府分发的臂章,分为白、红、黄、蓝4色,分别代表4个分区。佩戴蓝色臂章者,可在它所代表的分区内自由活动,如进入另一分区,须经特别许可。同样的规则适用于城外军事封锁区,未经防疫委员会特许不得进出城区。因为有近1200名步兵在城外,600名警察在城内日夜执勤,逃避监管几乎是不可能的。每个分区设1名首席医官、2名助理医官、4名医学堂学生、58名卫生杂役和26名警察。每个分区配备12辆大车和16副担架用来运送患者和尸体。

如此复杂的人力安排要求上级领导严格监督。疏漏之处在所难免,例如过分注重医务人员个人消毒,后来证明造成了人浮于事,但是在危机开始时的关键时刻是有作用的。因为当时人人紧张,需要格外注意并激励众人恪尽职守,总的说来,严格刻板的规矩虽然繁杂,但运行良好,开始实行的第一个月内,死于鼠疫的总人数已达3413,最严重的一天死亡183人,恰好30天后,即1911年3月1日,死亡人数下降为0。这确实是科学组织的胜利!

兼葭苍苍,白露为霜;玉立婷婷,小不点为大姑娘。若说露是霜的未成年,那么,雪便是霜的未成年,霜,养在乡人未识。唐朝温庭筠有一首霜诗,极得味,“鸡声茅店月,人迹板桥霜”,长亭外的游子读了,是要落泪的。

霜随形转,形覆霜状,板桥上的霜,茸茸的,有如蒲公英吧;兼葭上的霜,圆圆的,有如鱼眼珠吧;而狗尾巴草一排排长在田埂或山脚,霜挂其上,便像极了撒了白粉的棒棒糖,张九龄写霜景是:“潦收沙衍出,霜降天宇晶。伏槛一长眺,津途多远情。”霜景正是天宇晶,霜降的那些早晨,高高低低的乡野,弯弯曲曲的乡野,是浅浅的白,是疏疏的白,是薄薄的白,是田田的白,绿白相间,黄白相间,不是山头厚雪,当算草间露。

茄子是不得摘了。霜来了,乡亲们悠悠兴叹,这时节,绿色蔬菜退场了,南瓜早没了,冬瓜不见了;辣椒坚持着,也不开花了,结的辣椒也是前些日子的,不葱茏,不舒展。辣椒们挑起袖,缩了脖,瘪了形。有俗语说的是,霜打的茄子。霜打后的茄子,个子小如老鼠仔不说,摸起来硬邦邦,吃起来也苦滴滴了。

萝卜却是甜起来了,菜市场卖菜的大妈,嗓子亮得不行:来来来,打霜了的萝卜呢。霜前萝卜与霜后萝卜,外形并无不同,都一样长圆,都一样白胖胖。霜前萝卜,生嚼有一股辣味,兼一涩味。霜后萝卜,便很甜了,便很脆了,萝卜不仅是蔬菜,也是水果了,吃起来有梨子味了。打霜的萝卜,里头水是甜的,自来水煮萝卜,自来水也是做甜微甜的就了。霜,是萝卜的玉液琼浆,是菜蔬的春风雨露。

红薯也是霜后佳。霜前红薯蒸也好,煮也好,或是烤也好,粉是粉的,粉中有点涩,不过经霜,要在红薯过到来年,得霜前控红薯。老家屋里,多在客厅里,挖了一个大窖,一人多高,双手之宽,四四方方。平时是空的,到了秋冬,满了,窖里全堆满了红薯。乡亲们像蚂蚁们,秋天从土里挖来红薯,全藏起来,过冬。

风雪日子,那一窖红薯,便是一屋子的幸福。风雪夜,人都归了,一家子都坐在火炉边,火炉上架了四方桌,桌上铺展了印花被。不知谁嚷了一声,饼,娘便翻开一块木板,从窖里拿出两三个红薯,铁筛子盖上木板,烘烤红薯,鼓鼓的香,汩汩的香,也是满耳咕咕的香。若说粮食香,没什么香过烤红薯。

乡亲们猫冬的日子,红薯是深冬里的“舌尖”。冰寒雪冻,窖设正屋,正正好。围炉话桑麻,想吃夜宵了,不用去山脚窖里,伸一脚,便拿了红薯来烤;到了初春,红薯日渐见底,须是跳下去,才拣得上了。我姐曾害过我一回,她怂恿我去拣红薯来烤,待我跳了窖去,她不伸手拉我,还把木板盖了;把红薯给我,我就拉你上来。读了好几年书,我没戴过红领巾,欠死了。便偷了姐的,学校里,家里,村子里,是不敢戴的,放牛山上去,才戴着向山麻雀们显摆。我姐早知我干贼枯子事,骂我我也不给她,她自己哭我也不给她。她便想出这个绝招,我招了。

霜后红薯,不经收,容易坏的。现在,我姐总要留一块红薯土,不到霜降不去惊动红薯们。好大一窠啊。夜来天气冷,要盖七八斤被子了,赶紧起来,冷得打战,便见田野里,白了。便有人喊,好大一窠霜。霜华论究,大概早已秋收,稻田初霁,也就在这年终岁尾的时候,木心下山了。整个莫干山空明澄澈,纤尘不染,满眼是琼楼玉宇的景色。

好大一窠霜啊,便要开挖红丘陵里那块最后的老窖土了。太阳出来,霜华隐去,土里,到底凉了,挖出红薯,手剥红薯身上土,手都冷僵。红薯好吃呢,浑身来劲。霜前红薯,如嚼铁碗,有些夸张,如嚼木头,却是写实;霜后红薯,脆了,软了,甜了,生吃入味,熟吃味出。

霜后红薯,蒸着,蒸锅边上都老红色结团,如牛皮糖,刮了,手,手都黏黏糯糯,沾住嘴唇,甜甜如蜜。若说,霜前红薯,一条条烤,烤得四面黄,却是硬邦邦。霜后红薯,一个个烤熟,软如面团,甜如柿子;卖相也佳,老红老红的。

很多年了,我姐和我妹,秋收那会儿,田野与山头,庄稼都收得干干净净,她们都会留一块霜红薯,洗净,晒干,烘烤,密封,制作干红薯,一袋袋装着,天天问拟上城者,托其带给我家。晨起上班,堂客煮面,吃了,肚子是饱了,舌尖没饱,便随手拿几根烤红薯,路上嚼,嚼。嚼之味,那是绝味。

霜华不只是冷味,霜华也是甜味,白菜也是借了霜,滋味从此悠长。白菜先期,多是青菜吧,叶叶舒展,宛宛青绿,白菜们只顾着舒枝展叶,待到霜来了,雪来了,白菜内肉起来了,注重内里品质腌制了,注重味道提炼了。霜里拔壳白菜来,雪里挖壳白菜来,搁砧板上切,响声都脆很多,炒起来水分足得很,入口更是甜滋滋的。

不只霜华,比如阳光,比如雨水,都是一味。今年阳光足,橘子甜呢;今年雨水足,梨子脆呢。别说大铁锅炒翻炒炒入味,大自然更是蒸餾有道。

把佳肴弄出味的,不是厨师,不是柴米油盐,而是老天。厨师出小味,老天酿大味,其以风雨霜雪,调和鼎鼐,烹制万人间美味。

一个寒冷的下午,哈尔滨火车站的站台上挤满了接站的人,本地的官员士绅悉数到场。人虽多,可是秩序井然。

从长春来的列车开始进站了,欢迎的人群鸦雀无声。列车停稳后,车门打开,一个矮个子官员率先下来,后面跟着一队官吏。道台于晒兴从站台上等候的人群中抢先上前,对着领头的官员施礼:“巡抚大人一路辛苦,卑职有失远迎。”

巡抚摆手示意:“大人辛苦了。”说罢紧走两步,一把握住队列中一位戴眼镜的年轻人手,改用广东话道:“星联兄只手擎天功劳高,吉林一省百姓的安危就仰仗星联兄了。”

此人正是吉林巡抚陈昭常,被握住手的是伍连德。当年伍连德在北京等候正式任命时,两人在戴鸿慈府里见过面。此次,陈昭常率领省里官员专程前来考察哈尔滨防疫工作。两人寒暄了几句后,陈昭常一指旁边的一位精干的幕僚:“我来介绍一下,这位是廖仲恺先生,今后有关防疫方面的工作就由廖先生全力协助你。”

廖仲恺也用广东话道:“伍博士临危受命,解三省黎民于倒悬,有什么需要的,仲恺一定尽力。”

伍连德早听说过陈昭常的这位能干的首席幕僚,十分高兴地说:“太好了,哈尔滨防疫只是一个部分,要想彻底控制这次鼠疫,一定要各地的一致配合。尤其是铁路沿途层层把关,长春非常关键。”

廖仲恺道:“长春的防疫措施一如哈尔滨,已经全权交给全绍清教授负责。”伍连德问:“全教授只有少数北洋医学堂的师生帮助,长春那么大,人手怎么够用?”

廖仲恺回答:“已经征集不少本城的中医,并培训大批警察,目前人手不缺了。”

连载